

明

齋

小

識

第三冊

清

諸晦香輯

進步書局校印



明齋小識卷六

清 青浦諸聯晦香輯

古本大學

吳小南乙卯會試題為民之所好二句。出闈以文呈封君酉亭先生。謂其講下糾纏民之父母。是已犯下。必被紅靴。不意是科竇東臯先生主試。謂古本大學本無下句。而以講下文為合式。遂掇巍科。

九峯築室

九峯公諱嗣郢。字越臣。一字乾一。又字琴莊。號勿庵。別號松槎。因讀書九峯別業。學者稱為九峯先生。云年十九為郡學生。比遭兵燹。家業播遷。無用世意。放情山水。與二三友生。拍浮縱飲。醉乃慷慨狂呼。時或罵坐。陵轢貴公。睥睨一世。醒時輒悔。悔則鍵戶謝客。深自韜晦。時有感觸。又復肆酒玩侮。以消塊壘。未幾登順治庚子賢書。辛丑成進士。未廷對。南歸省親。會奏銷獄起。被擯落。遂絕意仕進。傾橐中金。搜治巖壑。疏鑿川沼。發奇剔隱。於鳳凰構一峯梧館。費亭。拜石堂。東海亭。陶齋。葺三星堂。芙蓉莊。且止園。庫公構二峯嘯亭。放鹿亭。庫公庵。陸寶村屋。余構三峯靜軒。陳亭。山月

亭。修復古香庭院。祠陳徵君。修聰師墓。及疏柴草堂。神構四峯隱廬。九峯草堂。招隱堂。鱸魚亭。點易臺。鉢堂。勿庵。蠡庵。秋水庵。芭蕉庵。鏡湖草堂。淨土庵。長生庵。放生亭。萬佛萬仙廊。又為祠屋。祀山中先賢。曰尚友堂。薛構五峯吟閣。曹齋。學士亭。梅花庵。庵下種梅萬樹。機構六峯琴齋。萬花庵。平原村屋。橫雲構七峯雪堂。只怡堂。醉花吟月之堂。常清靜室。高視亭。可無詩亭。橫雲多層嶂。怪石。下繞清川。堂皆面壁。納翠亭。皆俯水。為九峯最盛處。又建忠孝祠。祀方李三公。天馬構八峯竹樓。半珠庵。修三高士墓。昆構九峯奕圃。玉山草堂。湧月臺。玉光亭。七君子堂。他如橫雲。支山。石鼓。則構二十四峯閣。蓮花庵。琳宮梵剎之隸九峯者。如余之沐堂。宣妙講寺。昭慶寺。萬佛閣。神之崇真道院。機之呂祖庵。橫雲之清風禪院。靈鷲永福諸庵。天馬之圓智寺。朝真道院。昆之泗洲塔院。靡不修舉。孔宅則建願學堂。知天草堂。萬卷堂。以待遠近來學者。其數相往來之客。為陸侯庵。周釜山。吳梅村。黃九烟。朱葵石。葉紉庵。董蒼水。歸元茶。父山夫。葉岳心諸先生。方外則費隱旅庵。王崑陽也。晚好二氏學。故養六畜。給賃本勸勉屠戶。故於優曇庵。大生庵。保福庵。天仙湖。白龍潭。鏡湖市橋。皆有放生處。至康熙廿一年。奉月趺坐而逝。享年五十有九。葬五十保一區月字圩內。

鼠銜燈草

六十年夏。太平橋畔。有燈籠店龔姓者。黃昏時。烟騰於街。自其家出也。隣里撻闔而入。則火已熄。布帳燒去其半。夫婦同卧。身皆焦灼。奄奄向人曰。頃見碩鼠銜燈盞中草。曳而走。匿枕畔。帳遂燃。身不能起。為火所逼。痛楚難狀。至明日。夫婦俱死。一子綳卧牀上。髮膚無傷。按龔素同貳魄。無大罪過。惟平日以燈紙代薪。殘字盡納諸竈。始知降殃者非酷。

柳棺流血

張蘆香紀宗以辛卯科中式。明年會試。下第歸。過臨清。逢壽張縣王倫逆亂。後屍橫遍野。河水皆赤。觸穢惡氣。委蛻舟次。樁不可得。盛以柳木。至家血猶淋漓。弟柳香宗詩文名噪一時。殆於水。一子鳳。工詩。纔為博士弟子。又卒。文人之厄。無逾此者。殆木秀於林。風必摧之歟。

三唐二陸

向來邑中文人。稱三唐二陸。謂唐師遽環侶宋環來虞環陸臨潭最扶桑最。後三唐則德言。詩傳立之。道復鼻象嵩鼻也。今箕裘莫紹。漸不能成鐵爐步名。因憶同時著姓。

如李潘孫蔡袁陳。皆近蕭索。至我家弟兄四十餘人。唯予與弟系尚在黌序中。幾有樂卻胥原之感。

龍過

律中夷則月十四日晚。有白龍自東北來。至金澤鎮。迤邐而南。去地祇三四丈。過處屋瓦盡飛。行船吸至半空擲下。板寸寸裂。距里許。有村落曰玉田。被患尤甚。

盜蘭

角鎮楊鐵匠。雅愛香草。搜尋無藝。逢友某以數文買兩莖。瓣與水仙等埒。匠吨吨稱佳種。囑好時種。陰使人許償直五金。某歛款相告。陽曰。請無賤售。如為興生計。吾能相倍。某諾。肆軫轉假貸以付。鑒以虞山泥。覆以青紗帳。拱若珖華黎綠。時有劉生同嗜。願警元寶。怫然起曰。吾豈販賤賣貴耶。訖不許。劉計左。其門客進方畧曰。伊室卑淺。可穴而盜也。匠已窺密。綴綴未嘗違捨。即露初星晚。猶擁松明作陪對。翌數日。頓慙甘寢。遲明蘭失。哮赫赴巡檢司訴被竊。不直。闕然至城。喊稟於縣。株連數人。竟成大案。縣訊無証。冤又弗伸。既歸。憤劉憶花。終日以淚拭面。鬱鬱物故。蘭至劉宅。竟不作花。

歷本

有族弟嬰瘵疾。經歲守慢城。嘗謂余曰。不意近來身子。竟可作歷本看。每逢二十四節。無不先覺也。

書家

吾郡自董張兩文敏公。書法名天下。而後博雅能文者。咸得窮六藝。究八體。以擅鸞鷟。踰時之奇。有如陸春谷。鴻繡楊辛庵。大壩陸甫塘。惺宗潘達齋。雲垂予叔祖固堂。自穀伯父琴溪。祖均皆手握靈珠。為儒林所推許。然古人香矣。未知翰墨流傳。後來能搜尋寶貴否。

銀價

嘉慶元年。白銀每錢一百三十文。洋錢每個作一千一百三十餘文。

周孝女

孝女名瑞英。華亭人。父魯璠公。有聲黌序。隱泗水之畔。生二女。長即瑞英。次曉英。俱習禮明詩。能通大義。鍼衽之旁。縹緗度積。人咸稱為女學士云。無何父病。一切喪祭費。瑞英親自摒擋。無闕禮家本寒素。至是益艱薪米。母有憂色。乃慨然曰。母期於子。

者。為終養計也。兒即女。亦可代子職。明日易釵而弁。於家塾為童子師。一時執贄來者。爭拜絳紗。問經義。如宣文君故事。以館穀所入。供老母。其妹年及笄。為配祥澤塘黃生。發育生亦擯學士。琴瑟好合。女性儉約。經歲常齋。日課生徒。夜篝燈針黹。心力俱瘁。年止三十有四。病劇。以母托妹。未幾母沒。與其父並塋於塘橋鎮西之徐家浜。孝女亦得祔葬。皆黃氏力焉。愛筠有傳。此其崖畧爾。

女塾師

鍾女士元圃。若玉適崑山諸生周。官畫臨崔白。字學鍾王。詩宗韋柳。皆掃除脂粉氣。人更端莊柔淑。崑景蕭颯。依婿居茸城。訓女生為業。婿潘姓。亦坎坷。藉母筆墨作用度。嘉慶七年去世。年六十有六。曾貽詩扇於子婦。惜亡已久。詩不能記憶。

遊園題額

邑廟為城中勝景。舊名靈園。基址閒敞。四方咸為談討。丙辰春。學臺劉雲房。權之至止。邑尊奉事唯謹。遞蓋傳觴。自暮達旦始散。劉公題園為曲水。而園之名愈著。然疊房架屋。殊無繚曲致。王梅影觀察興堯來遊。嘆曰。可惜許多銀子。斯言旨哉。

路旁獲銀

珠街閣范某行八。緣事被責。恥逃外省。輾轉之蜀。不能自存。知同邑金仁圩為縣丞。求托宇下。金非素識。念桑梓誼。姑留於署。范無所能。令司竈觶。時值用兵。有某將軍路過。金欸以酒。將軍極賞烹飪。因邀之去。後隨解餉往營中。閒走壙野。見屍橫滿溪谷。路陂銀纍纍。潛告將軍。囊括以歸。放良後。援道銜入籍。四川嘉慶元年。遣紀迎其眷屬。仰羨者籍籍傳道路。因思漢時語曰。何以孝弟為。財多而光榮。不禁為之三嘆。

石柱坡

石柱坡。俗復稱一綫天。在北門內。舊為藏嬌所。前臨河水。人跡罕到。又賣花船齊泊於此。當春夏傍晚交。隣比多妖嬈兒。晚妝初卸。倚門談笑。珠蘭茉莉香。薰人欲醉。維時紈茵浪子。擲心賣眼。宛作風流叢澤。今則半成廟宇。半為巨室。佳人多屬沙吒利。無復當年風致矣。

率叔

東門外莊監生。厚於貲。加捐作貢。頂趾之雅骨。凡門戶器四。皆用官銜封記。新置糞桶。亦寫後選儒學字樣。又曾投刺姻戚。與族叔偕。寫帖曰。莊某率叔某頓首拜。叔譁辨之曰。我年長於汝。況我為貢生。汝為監生。無所為非也。其叔為予僚婿。憤而告予。

陰致反目

松宅村陳某設店門首。有李常懼店。惟薛策三何敬文相來往。兩人通蕩不羈。陳室某氏憎之。陰作申申言。一日陳如郡。倩何守店。店間壁即內室。須臾薛來尋陳。何搖手以示。附耳曰。伊往郡娶妾。未必即歸也。薛佯驚曰。內知之乎。曰。恐牆有耳。議寄城中某戚家。餘語模糊。不復辨。氏聞其概。怒填胸臆。洎陳歸。氏吼起。盃甌盂盒紡績具。抵跪殆盡。陳驚問故。氏曰。問爾何故。陳曰。我無故。氏曰。我祇為無故。故陳終不知故。默坐於店。氏已憤臥。冰襟者數日。何薛送面承。諛罪。仍復卿卿。

烟筒喇叭

何元長好結納。四方扶薄技者。多伸僂起。躐而至。一人自言能吹烟筒喇叭。出其筒長三尺餘。纖上豐下。兩頭鑲紫銅。吸烟竟。拍去其燼。徐徐吹之。初吐新鶯晚曉聲。次作寒雁嘹唳聲。繼如鸞嘯。後等牛鳴。咿咿啞啞。較樂工所用尤為動聽。易以他筒弗能矣。

燈架作刀

昔九峯公與諸同人為譙飲之會。酒酣以往。間作嘯歌。曾聚沈漁山編青來堂。施君

維翰高唱大江東一闕。奮袖起舞。以燈架當大刀。舒展力猛。觸柱成兩橛。今沈氏子孫猶藏之。謂是前賢風流遺跡。以誇示於人。

種銀子

塔院僧。性鄙怯。不念法華經。不理梁皇懺。脣脂可厭。有江西客來廬間。以酒肉啖僧。頗相中。後密謂曰。我習種銀術。欲助汝。汝有意乎。僧問何謂。曰。以銀埋地。有符籙拜禱法。閱七日。一可得十。僧未信。姑付銀一。邀其種。客禹步庭前。喃喃作咒語。掘地埋之。扃戶出。囑弗窺探。至期啟視。則粲然者十矣。僧大喜。投地曰。可多種乎。曰。何不可。母多則子愈多。唯紙鏹亦須多焚耳。僧乃罄其己之所有。又將衣帽及鐘磬鐃鉢之屬。盡質於典。不足。復借隣寺之鐘磬鐃鉢。亦質於典。侵曉詣城。買紙鏹數十千。欣欣付客作法。客如前狀。闌然扃戶。至明午。客亡。兩三日無迹。急掘所藏。則零碑碎瓦而已。僧搶呼欲絕。後十餘年。復有外科醫徐甲者。傳種洋錢事。遇賺畧同僧。而所賺更多。故徐之盈門索債。亦倍於僧。

春人讀書

浦東徐秀官。傭於人穀粟。來無行李。唯肩書一囊。暇即吟哦。時與擣聲相錯雜。酬以

值。悉買書。書亦無所擇。大約理學居多。至歲底。擔揭去。明年復然。木齋聞而異之。曾訪其人。

擊賊

魏約庵。好緣。擅技擊之術。睡縣後街客樓。夜未艾。有賊至。同伴先下。被賊一棍。魏繼下。賊打魏。魏奪之。賊失棍跳去。旁屋內復有數賊。持械負包出。魏先擊持械人倒地。負包者委而走。即被擒住。背後一賊。以瓦罐從腦後擲來。罐中皆火。急閃墜於肩。以手拂火。而倒者擒住者紛紛逃竄。隨踪進趕。由大通橋至蟠槐樹間。將薄賊賊下水。魏未學泅。乃返。又歲底。自鄉間回。斜暉西墜。腰纏數金。過柘澤廟。有三人由小岸來。忽兩人越前行。一隨於後。前者曰。汝金放下。言未竟。後之巨挺飛至。魏轉身從旁一撲。人與挺俱墜。抗拒忙急。已燈亦息。前面人乘暗扭住。因以兩指撚其喉。賊不能動。亦掠於河。其一怔忡遽去。

仇英畫

先祖舊藏仇十洲冊葉十六幀。人物花鳥。皆盡態極妍。幾於有聲有臭。號為真蹟。遺於叔父。孟傳迨叔去世。被孀舅氏周取去。同柳公權之銀杯羽化矣。後在骨董店見。

一漢宮春曉圖。雖不辨真贋。而精雅可愛。問價索二十金。知非寒士所能妄想也。回思舊物。彌增惋惜。

出燈

縣役李某。於花朝之夕。攜燈數盞。遨遊街市。有人格然笑於旁。李歸。忿火中騰。遴選邑中能紮燈者。窮工極巧。務雪一日之恥。而向所笑之人。遍邀各處能紮燈者。窮工極巧。務蓋李某之上。於是兩家燈各不已。至三月中。一邑助興。既又互爭其奇。槌鼓鳴鉦。城為不夜。使具目者受眩焉。

魔人自敝

北關外有人。以毀橋為事。俟橋之修。則向匠索謝。故與匠表裡為姦。近來橋多坍塌。半由虐是。後修龍安橋。某亦與俱。凡橋始造。匠有魔魅術。是日清晨。匠問妨碍何處。某曰。城裡人言未畢。兩手直不能拳曲。蓋言時身立繩內。如響斯應焉。遂為乞丐。終湯虞尊運泰。知其姓氏時日。予忘之矣。

睥中蛇

瞿君振飛。誠惻具肝胆。暇習扁盧術。多奇中。一族弟苦無子。忽婦懷孕。邀公切脈。公

曰。弟艱於嗣。今有佳朕。固幸甚。然按脈竊有異。當為下之。弟允豫未決。歸告其父。父曰。振飛豈誤人者。急投以藥。乃產一男。剖之得蛇二。猶蠕蠕而行。

入泮慰婦

張星槎。泰年踰不惑。無立錫地。猶困童子場。賴室人倪賢。偕其女鍼黹紡績。以易薪米。冬夏皆至。丙夜偶有不給。則忍餓飲其夫。終不以家事妨誦讀。逮丁巳四月科試後。予探其家。則目汁滾滾。如斷貫珠。問之曰。吾恐無顏見妻子也。漏刻間。報條喧至。予亦為之狂喜。一衿不足為榮。亦數十年辛苦。聊以償報爾。

死年同父

顧鶴巢。松素誠樸。謹言語。丁巳春。謂子文煜曰。昔吾二十八歲。遭風木之傷。時先君年五十有七。今我與若年俱符。恐予壽弗將也。言之貌甚戚。至秋。鶴巢果謝世。

庸醫

東關吳氏婦。偶發寒熱。邀醫視之。曰。暑也。為治其暑。不能愈。易醫視之。曰。濕也。曰。風寒也。為治濕治風寒。又不愈。纏綿四五月。四肢漸腫。腹漸大。心衣不能約。則曰。榮衛不和。虛矣。極力補之。腫不退。凡城中讀靈樞素問者。悉延之。悉袖手無策。乃請專治。

鼓症者來曰此鼓也。久為庸醫所誤。攻之瀉之。如故。踰旬腹痛。復問前醫。曰痧耳。至晚生子。乃知前此有身也。然以攻補亂投。母與子俱不能生。

清竒古怪

邑中績學士。向有清竒古怪之目。謂方淳遠。

玉臺

李維容。

大綬

顧書巖。

岳

俞承天。

玉

海也。李舉孝廉即奄然委化。方顧俞三公。抑厭紙窗敗案間。老益萎腠。見者如遇過時古物。爭避面。相笑相歔歛之。豐於才而嗇於命。天實為之。謂之何哉。

捕魚逢盜

郡有捕石首魚者。戊午三月十五。結伴至海畔。忽遇洋匪蔡拳船。繫三人去。兩人見殺。獨一人則以沈水。浮至陽山。觸石而止。併力緣上。然四圍澈渌。履蹈無由。坐三日。見前船過。自惟欲肉心亡。不如被殺之為淨。遂高聲喊船來。問故。曰腹餒思啣耳。竟擲蓮心桂圓兩盒。踰日噉盡。復見前船。復高聲喊曰。齋子尚未死。諒非應死者。可使小船載置海灘。某抱掉行百里。知與寧波不遠。因乞食歸。

小檀園

廖古檀先生。

景文

性喜風華。才尤跌宕。出宰繁劇。能著循聲。及投綬歸。卜築小檀園。

於吾里。既擅園林之勝。復多絲竹之娛。伶工侍妾。輩以所譟小。青雜曲。依聲迭奏。故桑榆晚景。逸興倍豪。每招致名流。飛觴坐月。為一時風騷盟長。自歸道山。鶯花無主。雕梁畫檻。蛛網塵封矣。予以髫年。邀其青盼。近與令嫗。織雲詩詞。唱和。暇緇清綺。嗽芳詩話兩集。不勝今昔之懷云。

星移戶

戊午九月。有星移於天。如飛如織。輝光四布。如是者數夜。

宣公墓

陸宣公。新唐書稱蘇州嘉興人。張東海云。雲間未陞郡時。或隸蘇。或隸秀。故人物之見諸史者。不以雲間書。若陸敬輿。雲間產也。圖志弗考。遂至缺佚。昔蔡遠泉謂伊五六歲時。過察院場。見西偏古塚一。父執指曰。此宣公墓也。後遍尋。若海外之望雲來馬。耆老凋謝。咨問無從。邇來四址。無墻垠。唯戴姓庭中。有隆然者。亦未知是否。

樵婦

予遊宛陵。過石封。覩一嫗。婦蓬首。擔束薪。偕五六厲人。蹙蹙山徑。睨其貌。弱態生嬌。秋波流慧。世間豈此艷麗。記顛不刺的西廂文一節。雖誦再四。顧問舉人識之乎。

對曰。山婦耳。烏知之。予思此婦。苟加薰沐。得富商貴介。金屋貯之。將令見者拭目。聞者竦耳。奉天人稱神女。可以耀世宙。即不然。稍展志節。獻媚北里南院間。亦足衣錦。厭梁肉。何至受此折磨。不為廝養所識。然安知非自恃容華。竊傷淪落。求一知己。弗得。平日撫膺慟哭。淚沾牀簀。又安知非心鄙屈身希寵者。獨倖作態。而韜伏明姿。甘自埋沒於泥塗。沈思既久。萬緒環生。不覺灰心木坐。蓋多情蚤被無情惱也。輦人笑余癡。勸驅車去。萍水剛逢。風花便別。又悵領畧殊疎矣。

神虎

由石封去。踰長洪嶺。同行者草山而望。相告曰。客歲有客乘輿過此。倏虓虎至。攫其後之人去。乘輿者與在前者皆未及知。蓋神虎也。夫地當幽僻。徑極縹曲。又崑山連繞。古木陰森。則鬼怪之出沒。彪箠之往來。亦固其所。即目為神。殊覺嘆惜太甚也。

葬妻

里有葬妻者。作墓誌。客以問余。余按春秋隱公二年十二月乙卯。夫人子氏薨。穀梁傳。夫人隱公妻也。卒而不書葬。夫人之義從君者也。日知錄曰。春秋之例。葬君則書。葬君母則書。葬妻則不書。所以別禮之輕重也。隱見存而夫人薨。故葬不書。依此則